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近代歐洲外交史

(二)

莫 瓦 特 著

王 造 時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近代歐洲外交史

1815—1914

(二)

莫瓦特著

王造時譯

漢譯世界名著

第九章 劃分的年頭德意志與奧國

第一節 革命

有人說，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外交在歐洲只佔次要的位置。（註一）這是因為各國不是已經有了革命，便是有革命的危險；結果是每個政府都是自顧不暇，那裏有功夫與別人辦什麼交涉。在法國，社會主義運動試驗，正在失敗之中；歐洲其他各處，民族運動也在那裏掙扎，要求承認，但是至少也是趨於失敗。這些都是內部的問題，外交家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有袖手旁觀；就是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五一年，奧普兩國間長久不分勝負，缺乏趣味的決鬪，也是屬於德意志內部問題者多，而直接牽涉國際關係者少。

（註一） Debidour, II. p. 1.

法國的革命，起於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的騷動。二十四日，上了年紀的路易菲列蒲皇帝，便讓位於他的孫子巴黎伯爵，但是這個辦法並不能挽救當時的形勢。同日，他不能不逃往漢弗律爾（Honfleur），預備到英國去。巴黎宣布了共和，並且成立了一個新政府，以拉馬丁（Lamartine）（大詩人）為臨時首領，兼任外交部長。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一部分是資產階級的工作，一部分是工人的工作，激於一七九二年的理想，希望（不過比較和平些）幫助其他民族得到自由。所以，共和一經成立，拉馬丁即發表了一個宣言（三月五日。）一面雖然聲明法蘭西共和國沒有侵略的性質，但是如果別人要挑釁，她不惜應戰；並且他又說，『在法蘭西共和國看來，法律上一八一五年的條約已不復存在；不過，她承認這些條約所設的國界是一個事實，為她與別國的關係之基礎與起點。』（註一）

一八一五年的條約，的確又在試驗之中。這些條約所規定的疆界，根本上發生了動搖，好像就要崩潰，但是不久又出乎意料的恢復了。恢復之功，大半須歸功於奧國的政治家士瓦層堡親王

（註一）原文見 Lamartine, Histoire de Révolution de 1848. (Paris, 1849), II, pp. 34-41

(Prince Schwarzenberg)。

巴黎的革命，好像預兆別處醞釀了許久的同樣的運動。最初發動的一個地方，是慕尼黑（Munich）；但是沒有成功，因為這個運動乃是因為君主腓愛羅拉滿特（Rola Montes）而發，後來把她驅逐，便歸消滅。更嚴重的亂事，發生於波蘭；但奧俄普三國各派了軍隊到他們所轄各地方去，在一八四八年三四月的時候竟把叛變壓制了。在德意志本地，事情倒沒有這樣容易解決。各處都堅決要求憲法；所有的小朝廷，因為比較大國容易受輿論的控制，都不能不讓步。對於正統主義的正打擊，還是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三日維也納的革命。梅特涅逃往荷蘭了；這個政治家裏的智多星一倒，哈布斯堡（Habsburg）的領土，便土崩瓦解起來。威尼斯在門寧（Daniele Manin）之下，驅逐了奧軍，恢復了共和。朗巴德的首都米蘭，也驅逐了奧軍，雖然有刺得次岐將軍（Marshal Radetzky）勇敢的抵抗。三月二十四日，薩丁尼亞皇帝亞爾伯特（Charles Albert）發表了一篇宣言，請求整個意大利民族一致加入自由的戰爭。即在附近，哈布斯堡王室的困難，也不見比外地少。維也納雖然壓平了兩次，但是又起了兩次的叛變（最後的叛變在一八四八年十月六日。）

波希米亞也起了革命，但是最利害的打擊，還是來自匈牙利。在那裏，一個月裏面，差不多完全消滅了奧國的權威，成立了一個國民政府，以噶蘇士 (Kossuth) 爲首領；並且組織了有力的軍隊，有能幹的軍官——拍謨 (Bem) 與葛爾革 (Görgei) 指揮。

奧帝國時常在搖動之中，牠的存在，靠把各種勢力配合得平衡。到了現在，平衡是打破了。法國恐怕要幫助意大利人；奧國駐倫敦大使第特立喜斯丹 (Dietrichstein) 有這個印像，並且告訴了曼茲柏立爵士 (Lord Malmesbury)。(註1)

領土都在爆裂的奧帝國，能夠掙扎回到鞏固的地位，我們雖然同情於被征服者的運動，却不能不承認是歷史上一段英勇的故事。一八四八年六月十七日，溫狄士格累次元帥 (Field-Marshal Windischgrätz) 轟擊普拉格 (Prague)，破之；十月三十一日，再奪回維也納。十一月，弗地蘭第一皇帝差不多執行了他最後一件政事，或者可說是他最重要的一件政事：就是他把四十八歲的士瓦層堡從那不勒斯召回來，任爲宰相（十一月二十一日。）

這個新宰相馬上運用他的權力。一接事他便勸這個毫無作爲的皇帝辭退以他的姪子十八歲的佛蘭西約瑟夫 (Francis Joseph) 繼位。同時，奧軍在意大利打了勝仗，刺得次喜取回了米蘭；威尼斯的叛黨也嚴密的包圍起來了。奧帝國內種族的仇視，在那時，證明了可供利用，哥羅西亞總督 (Ban of Croatia) 業拉契赤 (Jellachih) 統領了軍隊進攻匈牙利。

不過給匈牙利的致命傷，倒不是業拉契赤，也不是溫狄士格累次，而是俄國軍隊。一八四八年的夏天，俄國因爲摩爾達維亞及瓦拉齊亞，有革命運動，如歐洲他處一樣，便派了軍隊佔領了。如果匈牙利的民族革命，能够成功，勢必引起羅馬利亞的民族運動，使俄國不能保持各君侯之領土；如果不能保持，則俄國在巴爾幹的目的，必受致命的打擊。這樣的推論或者打動了俄皇尼古拉第一；當然他也有一個比較慷慨的動機，就是想幫助一個年輕的君主（約瑟夫）於困難之中。一八四九年五月，俄國軍隊越過了匈牙利的邊界。於是馬耶兒人 (Magyars) 受奧兵，哥羅西亞兵，及俄兵三方面的襲擊，不能不屈服。八月十三日，葛爾革將軍及其部隊，在托蘭西爾文尼亞 (Transylvania) 之威拉哥斯 (Vilagos) 地方，向俄皇的總司令帕斯挈維赤親王 (Prince Paskievich) 投降了。

第二節 帝國的皇冠

於是奧國的領土又歸於平靜。不容易管理的哈布斯堡帝國，有了士瓦層堡強有力的並且敏捷的領導，執行政務，尚有效率。而奧普的決鬭，便從此開始。

因為聯邦改良的問題，奧普的爭端，就嚴重起來了。以前的神聖羅馬帝國，已經於一八〇六年解散了。維也納會議乃設立一種鬆緩的聯邦政府以代之。聯邦政府有一議會，各個獨立，德意志國家，都有代表，奧及其他大國各有一票，小國只有二分之一票，四分之一票，甚至六分之一票。議會總共有十七票；奧國根據維也納條約第五十七條，永久是主席。

此後四十年中，聯邦憲法，並不是完全等於具文；只要奧普兩國互相監視，牠的命令，如檢查報紙等等，很有效力。不過德意志裏面，發生了一種有力的自由主義的輿論，要求一種更能代表人民的制度。這種輿論大半是大學教授及文人所造成的，到了世紀的中葉，看來似乎一定可獲勝利。

聯邦改良的運動不是官方的運動，但是並不因此而缺乏力量。法國二月革命以後，進行很有

秩序。起初（一八四八年三月五日）在海得爾堡（Heidelberg）召集了一個有力的政論家委員會（委員是自薦的）；然後各國議會選派了議員五百人，於三月三十一日在佛蘭克福（Frankfort）開會，議決召集民選國會。選舉舉行之後，國會便於五月十八日在佛蘭克福召集。第二步的問題，便是制定一個憲法，去代替維也納條約所規定的制度，並找一個有力的首領。顯然這樣一個首領，現在當推普魯士（一個強國，並且有一個勢力很大的自由黨）而不是一八一五年以來堅持保守現狀的奧國。

德意志運動不僅是自由主義的運動，並且是民族主義的運動：一派很有名的歷史家，在蘭克（Leopold von Ranke）領導之下，把他們淵博的研究，灌輸到每個德意志人的腦筋裏面，使他們知道德意志人過去的偉大及其領土範圍的廣闊。於是德意志人才記起，亞爾薩斯與羅連以前原來是在帝國之內的。丹麥皇帝克利斯勳第八（King Christian VIII）於一八四八年一月十一日故世的時候，其繼任者腓特烈第七（Frederick VII）宣布他的意思，要把什列斯韋（Schleswig）與好斯敦（Holstein）歸併於他的其他世襲領土裏面（原來分開統治的），普魯士軍隊，

得了德意志民族主義者的贊同，於是侵入了這兩個地方，甚至於侵略到糾特蘭（Jutland）本身（一八四八年四月）過了四個月，歐洲列強才能調停成功，成立長期休戰（一八四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於馬爾摩（Malmö））。

這時候，奧國的領土還在革命之中，所以佛蘭克福國會可以進行無阻。雖沒有選定皇帝，但是找到了約翰大公爵（Archduke John），〔里阿蒲爾第二皇帝（Emperor Leopold II）的兒子，行伍出身，但傾向自由主義，〕做帝國的代表。委任了這樣一個哈布斯堡家的人做代表並騙不了士瓦屑堡，使他以為新邦聯的首領，還會給於奧國。因此，他即以極強硬的通牒給佛蘭克福國會，堅持奧國須加入邦聯；不僅是包括她的德意志領土，並且包括非德意志領土，如匈牙利，哥羅西亞，朗巴德及其他地方。但是佛蘭克福國會在加根（Freiherr Heinrich von Gagern）（一生是自由主義者，並且是堅決擁護普魯士的人）主席之下，堅持（一八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奧國只能以她的德意志領土加入。這不但為滿足德意志運動的民族主義方面需要這麼一個條件，並且為防止奧國勢力過大起見，也不能不有這麼一個條件。

此後，事務進行，比較敏捷。一八四九年三月十二日，佛蘭克福國會切切實實，以皇帝的位子，獻了給普魯士威廉第四（William IV）。普魯士現在站在十字路頭，她舉頭一望長久的將來，沒有多時便又掉過頭回來了。就是奧國，還在與匈牙利的叛軍相持；威廉皇帝不願與奧國開戰，更不願這時從德意志自由憲政派的手裏，接受那帝國的皇冠。因為這樣建立的帝國，一定是要採取嚴格的國會制度，及向帝國國會負責而不向皇帝負責的內閣制度。他這種見解，兼之有貴族政客的推波助瀾——十字黨（Kreuzpartei）——格爾拉照里阿蒲爾將軍（General Leopold von Gerlach），法學家格爾拉照海里舒（Heinrich von Gerlach），孟托斐爾將軍（General von Man-tenffel），及比較不著名的阿托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結果是威廉考慮了很久以後，拒絕了帝國的皇位（一八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我們還沒有與這個幾分糊塗的君主絕緣。我們在阿爾慕子（Olmütz）還要遇見他。但是此刻，在他沒有退到原來那宗教的——歷史的神祕幻境之前，他清清楚楚的站了出來。我看見並且認識他的影子，

他因為膽怯才有這種拒絕。(註一)

偉大的德意志自由主義的試驗可算完了。佛蘭克福會議的殘餘分子，移到司托地加爾特 (Stuttgart) 開會；但是到了六月十八日，竟被武定伯的軍隊解散了。

第三節 阿爾慕子

拒絕帝國的皇冠以後，普魯士單獨想取得一種有限的德意志首領，或是德意志一部分的首領；但是終被士瓦層堡的靈敏手段所屈服了（剛在他結束他短期的，但是非常的終身事業之前。）

一八四九年夏天的開始，薩克遜發生了革命，要求實行憲政（一八四九年五月。）薩克遜政府，得到兩隊普魯士兵的幫助，却把這種革命運動撲滅了。漢洛威爾 (Hanover) 發生同樣的革命，也是用同樣的方法撲滅了。威廉第四覺得自己在風浪的尖頂，被他所信任的馬利亞刺多維

茲 (Joseph Maria von Radowitz) (劇烈的反對憲政主義者) 所催促，於是決定組織一個有限的德意志聯盟，以普魯士爲領袖。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他在柏林與薩克遜納及漢洛威爾結了一個三國君主聯盟。以這個聯盟爲基礎，再組織一個同盟，包括所有德意志北部及中部各國，當然也是以普魯士爲領袖。這個計畫得到相當的成功，由普魯士及其從國所選出的同盟國會，於一八五〇年三月二十日，在埃爾福 (Erfurt) 開會。

埃爾福國會在普魯士保護之下，並不比佛蘭克福會議來得成功。士瓦層堡現在因爲俄國的幫助，消滅了匈牙利的革命，於是用不可思議的方法，來搖撼同盟的基礎；德意志的中等國家——薩克遜納，漢洛威爾，巴威利亞，武定伯——不願受普魯士的控制，於他都是有用的聯盟者（雖然不完全出諸本意，）特別是薩克遜外交部長倍斯特伯爵 (Count Beust) 幫他的忙。倍斯特自己的計畫是，使他本國不受普奧兩國的干涉；在這兩大之間，另外建立一個中部德意志同盟。他得到巴威利亞外交部長普福登 (Freiherr von der Pforden) 的援助，於一八五〇年二月二十七日，真達到了目的，締結了巴登，巴威利亞及薩克遜納三國的聯盟。因此，一個月後的埃爾福國會

議，早經被宣告死刑了。

一八五〇年四月二十六日，士瓦層堡對於普魯士的全個同盟政策，大加進攻，邀請各國君主派代表到佛蘭克福舉行大會——根據維也納條約第五十六條的舊邦聯國會（法律上仍然存在。）這個會議真舉行了，普魯士雖然抗議，但覺得有派代表的義務。奧國當然是會議的主席。

那時候，赫斯加塞爾（Hesse-Cassel）起了革命，該國君主（有選舉皇帝之權）不能不出奔。他自然對於主持正統主義的奧國表示同情，願意擁護。因為奧國的關係，佛蘭克福會議明令，以聯邦軍隊擁護赫斯君主復位。但是聯邦軍隊沒有進到赫斯之前，普魯士的兵，已經早到了。普魯士認為自己是埃爾福同盟的首領，自然有恢復那裏秩序的權利。普魯士的軍隊與聯邦的軍隊（巴威利亞與奧國的軍隊），在佛爾達（Fulda）附近，對峙了好幾天，並且在布郎札爾（Bronzell）衝突過一次。雖然奧國兵傷了幾個，普魯士馬傷了一匹。幸而沒有生命的損失。然而這次事情，在歷史上却出了名（一八五〇年十一月八日。）事實上普魯士皇帝已經決定退位，不願以戰爭去取得德意志的首領地位。十一月一日，柏林舉行了一個御前會議，勃蘭登堡伯爵（Count Brandenburg）

〔威廉第三(Frederick William III)之子〕極力主張與奧國交涉。五日之後，他死了，但他完成了他的工作。威廉第四決定媾和，並下了命令撤退在赫斯的普魯士軍隊。

士瓦層堡勇敢，乘機進攻。十一月二十五日，他提出哀敦米敦書，要求普魯士於四十八小時內，同意赫斯由聯邦軍隊（巴威利亞與奧國的軍隊）佔領。這個無禮的進攻，居然意外的成功了：威廉提議馬上派代表當面與士瓦層堡討論。實際上這個堅決遠見的奧國人已經先勝了一着。十一月二十九日，他與孟托斐爾在阿爾慕子相會，簽了一個協約，普奧兩方同意復員，但普須先復員。威廉第四須放棄他的同盟計畫；德意志邦聯照舊進行，以奧國為會長。於是，普魯士起初拒絕了佛蘭克福自由派所獻給的德意志領袖地位，現在自己來取，又失敗了。阿爾慕子是直到一九一九年最大的國恥紀念。

第四節 德勒斯登

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多難的時期，由德意志各國在德勒斯登開了一個會議結束（一

八五〇年。普魯士政府還是居次等的地位。俾斯麥那時有相當的勢力，但不是很有勢力。在他的回憶錄裏面，指出了在德勒斯登的對照情形，一面『士瓦魯堡親王在第一層樓，有的是侍者，銀器皿，及香檳，』一面『普魯士公使同他的書記及水壺，』然而奧國在德勒斯登沒有得到她所要得的東西：最後的結果，她雖然仍是舊邦聯的首領，但是沒有包括她的非德意志地方在內。

所以維也納會議的辦法，以德意志而論，沒有什麼變更。然而該項問題的處置，始終當做是一件純粹的德意志事情；與其餘的歐洲無關。這不是路易拿破崙的見解。他在一八五一年三月五日，由外交部長發出一個通告，給維也納條約簽字各國，說如果不得八國的同意，不能改變德意志的聯邦組織，這實在是明明白白的真理。這個初步的真理，在此後二十年中，可惜沒有人注意。

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歷史，無論如何，有一個結果。哈布斯堡帝國又延長了生命。但是延長牠的生命的人，自己不能享受。士瓦魯堡親王，德意志邦聯的再造者，奧國最後的偉大人物，竟於一八五二年四月五日逝世了，享年五十有二。

第十章 克里米亞之戰

關於克里米亞之戰，有許多意見；而現在流行的議論又常有修改。如果從一九一四年的大戰看來，或者可以說，一八五四年英法與俄之戰，是個錯誤——與其與俄國打，寧使土耳其的土地被人瓜分，土耳其的人民被人驅出於歐洲之外。然而事實顯然如此：就是歐洲大戰，無信義的土耳其被協約各國完全打敗了，後來還是要讓她保有君士坦丁。

第二個顯然的事實，不管其他構成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的動機如何，單就英國來說，她是為保障一八四〇年七月十五日的倫敦條約而參戰的；因為在該約序文裏面，四強曾經聲稱願意維持土耳其帝國土地的完整。

純粹從英國歷史來看，克里米亞之戰是維克多利亞時代（Victorian Age）僅有的大戰，但是對於這時代的安樂，並沒有什麼妨礙。因為這一戰重新確定了英國外交部贊助土耳其的傳統